

觀堂集林

觀堂集林卷第十三

史林五

王忠愍公
遺書內編

鬼方昆夷獫狁考

海甯 王國維

我國古時有一彊梁之外族其族西自汧隴環中國而北東及太行常山間中間或分或合時入侵暴中國其俗尙武力而文
化之度不及諸夏遠甚又本無文字或雖有而不與中國同是
以中國之稱之也隨世異名因地殊號至於後世或且以醜名
加之其見於商周間者曰鬼方曰混夷曰獫狁其在宗周之季
則曰獫狁入春秋後則始謂之戎繼號曰狄戰國以降又稱之
曰胡曰匈奴綜上諸稱觀之則曰戎曰狄者皆中國人所加之
名曰鬼方曰混夷曰獫狁曰胡曰匈奴者乃其本名而
鬼方之方混夷之夷亦爲中國所附加當中國呼之爲戎狄之
時彼之自稱決非如此其居邊裔者尤當仍其故號故戰國時
中國戎狄旣盡強國辟土與邊裔接乃復以其本名呼之此族
春秋以降之事載籍稍具而遠古之事則頗茫然學者但知其

名而已今由古器物與古文字之助始得言其崖略倘亦史學家之所樂聞歟

此族見於最古之書者實爲鬼方易既濟爻辭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未濟爻辭曰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詩大雅蕩之篇曰內燹于中國覃及鬼方易之爻辭蓋作於商周之際大雅蕩之篇作於周厲王之世而託爲文王斥殷紂之言蓋亦謂殷時已有此族矣後人於易見鬼方之克需以三年知其爲強國於詩見鬼方與中國對舉知其爲遠方然皆不能質言其地有以爲在北者干寶易注云鬼方北方國也李鼎祚周易集解引有以爲在西者宋衷世本注云鬼方於漢則先零羌是也文選楊雄趙充國頌注引有以爲在南者僞竹書紀年武丁三十二年伐鬼方次於荊則以鬼方爲荊以南之國黃氏日鈔且以爲鬼方卽荊楚矣其餘異說紛紜不知所極年代遼遠書闕無徵固自不足怪也唯竹書紀年稱王季伐西落鬼戎此條見後漢書西羌傳及章懷太子注乃真紀年之文可知其地尙在岐周之西今徵之古器物則宣城李氏所藏小孟鼎佚今與維縣陳氏所藏梁伯戈皆有鬼方字案大小兩孟鼎皆出陝西鳳翔府郿縣禮

村溝岸間其地西北接岐山縣境當爲孟之封地大孟鼎紀王

遣孟就國之事在成王二十三祀

吳氏大澂孟鼎跋以此鼎爲成王時作案銘中尚述殷人醕酒事以戒孟與酒誥辭意略同吳說是也

小

孟鼎紀孟伐鬼方獻俘受錫之事在成王二十五祀則伐鬼方

事在孟就國之後鬼方之地自當與孟之封地相近而岐山郿

縣以東卽是豐鎬其南又限以終南太一唯其西汧渭之間乃

西戎出入之道又西踰隴坻則爲戎地張衡所謂隴坻之險隔

閼華戎者也由是觀之鬼方地在汧隴之間或更在其西蓋無

疑義雖游牧之族非有定居然殷周間之鬼方其一部落必在

此地無疑也然其全境猶當環周之西北二垂而控其東北梁

伯戈雖僅有魃方緜及梁伯作數字可辨然自爲梁伯伐鬼方

時所鑄而梁伯之國杜預謂在馮翊夏陽縣史記秦本紀惠文

王十年更名少梁爲夏陽漢志亦云夏陽故少梁其地在今陝

西西安府韓城縣又在宗周之東其北亦爲鬼方境故有爭戰

之事據此二器則鬼方之地實由宗周之西而包其東北與下

所攷昆夷玁狁正同此鬼方疆域之略可考者也

至其種族之大小強弱如何易稱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紀年

稱王季伐西落鬼戎俘其二十翟王觀此二事鬼方之非小部落可知而小孟鼎所紀獻俘之數尤爲詳悉雖字多殘闕猶得窺大略

鼎唯有吳氏式旁釋文尙多疎略今取其獻俘一節更釋之

其文曰王孟以伐虺方

二人虺孚人萬手八十一人孚

匹車兩孚牛百牛羊廿八羊又曰執𡔷一人

百卅七貳孚三匹孚車兩云云銘中鬼

方下第三字僅存下半口字以下文執𡔷一人在貳前例之當

爲𡔷字之勑𡔷者疑首之假借字下文第九第十兩行間尙有

折𡔷二字殆卽易所云有嘉折首他器所云折首執訊矣貳卽

𡔷字號季子白盤桓桓子白獻貳于王其字从戈从爪諸家或

釋俘或釋𡔷今此字从或从爪其爲𡔷字無疑𡔷者折首𡔷者

截耳也孚卽俘之本字手則三千二字合文𡔷與𡔷之數雖摩

滅不可知然俘人之數至萬三千有餘則𡔷之數亦可知矣

此事在宗周之初自爲大捷而書闕不紀又當成王全盛之時

而鬼方之衆尙如此則其强大亦可知梁伯戈時代雖無可攷

觀其文字當在孟鼎之後可知宗周之世尙有鬼方之名不獨

殷周間爲然此鬼方事實之略可考者也

鬼方之名易詩作鬼然古金文作𪔐或作𪔑孟鼎曰王𪔑孟以

𪔑𪔑伐𪔑方

吳氏摹本𪔑字半勑作𪔑然第八行有𪔑字鬼字之首又稍磨泐合觀二字用筆位置知確是𪔑字也

其字从鬼从戈又梁伯

戈云𪔑方

𪔑卽𪔑字

其字从鬼从支二字不同皆爲古文畏字案大

孟鼎畏天畏二畏字上作𪔑下作𪔑毛公鼎愍天疾畏敬念王

畏二畏字皆作𪔑皆从鬼从卜者尙盤畏字作𪔑則从由

說文由鬼頭也

从支卜與支同音又支字之所從當爲支之省字而或从卜在

鬼字之右或从支在鬼字之左或从支在鬼頭之下此古文變

化之通例不礙其爲一字也从戈之𪔑亦卽𪔑字凡从支从戈

皆有擊意故古文往往相通如薄伐玁狁之薄今毛詩作薄薄

者迫也而虢季子白盤之薄伐从干不𪔑敦之𪔑𪔑从戈師寰

敦之𪔑乃衆則又从卜書之外薄四海其義亦爲迫而釋文引

一本作𪔑詩常武之鋪敦淮濱釋文引韓詩鋪作𪔑後漢書馮

緄傳亦引作𪔑敦案𪔑卽𪔑𪔑則字亦从支可知从卜从支

从戈皆可相通則𪔑字亦畏字也其中𪔑𪔑二字見於周初之

器爲字尤古後从卜之字變而作𪔑从戈之字變而作威古威

字从戈从女邾公華邾公恠二鐘皆然號叔鐘作𣦵𣦵亦戈形

之變而鬼女二字皆象人跪形形極相似故變而从女上虞羅

氏所藏古鈔有𣦵亡𣦵𣦵亡𣦵即亡畏此𣦵威畏三字相關之

證也𣦵字又變作𣦵王孫遣諸鐘之畏𣦵即畏𣦵𣦵沈兒鐘之𣦵

于畏義即淑於威儀皆如此作既从卜又从支則稍贅矣由此觀之則

𣦵𣦵二字確爲畏字鬼方之名當作畏方毛詩傳鬼方遠方也

畏遠雙聲故以聲爲訓漢人始以𣦵爲鬼字張平子東京賦况

𣦵貳與畢方薛綜不識𣦵字以說文之𣦵字釋之不知𣦵貳用

小雅爲鬼爲𣦵語尤爲明白決非指小兒鬼之𣦵是周時畏字

漢人已用爲鬼字故莊子天地篇之門無畏釋文門無鬼司馬本作無畏郭象本作

門無鬼又雜篇之徐無鬼亦當爲徐無畏之誤也古人多以無畏無忌爲名如左傳之申之舟名無畏

也是由是觀之漢人以隸書寫定經籍時改畏方爲鬼方固不足

怪此古經中一字之訂正雖爲細事然由此一字可知鬼方與

後世諸夷之關係其有裨於史學者較裨於小學者爲大也

鬼方與昆夷獫狁其國名與地理上遞嬗之跡當詳於下其可

特舉者則宗周之末尙有隗國春秋諸狄皆爲隗姓是也鄭語

史伯告鄭桓公云當成周者西有虞虢晉隗霍揚魏芮案他書

不見有隗國此隗國者殆指晉之西北諸族即唐叔所受之懷

姓九宗春秋隗姓諸狄之祖也原其國姓之名皆出於古之畏

方可得而徵論也案春秋左傳凡狄女稱隗氏而見於古金文

中則皆作媿包君鼎包君盨鄭同媿鼎芮伯作媿媿鼎鄧公子敦五器皆如此作經典所以作隗字者凡女姓之

字金文皆从女作而先秦以後所寫經傳往往省去女旁如己

姓之己金文作改蘇衛改鼎蘇公敦作妃見番妃甬號仲甬號文公蘇公敦今左傳國語世本皆

作己字庸姓之庸金文作媯杜伯今詩美孟庸矣作庸字弋姓之

弋金文作妣南旁敦今詩美孟弋矣穀梁傳葬我小君定弋皆作弋

字任姓金文作妊蘇治妊鼎鑄公簋等今詩與左傳國語世本皆作任字然則

媿字依晚周省字之例自當作鬼其所以作隗者當因古文畏

作媿隗作媿旁之丩與隗旁之丩所差甚微故又誤爲隗然

則媿隗二字之於畏字聲既相同形亦極近其出於古之畏方

無疑畏方之畏本種族之名後以名其國且以爲姓理或然也

我國周後國姓之別頗嚴然在商世則如彭祖爲彭姓姚邳之

姚爲姚姓皆以國爲姓況鬼方禮俗與中國異或本無姓氏之

制逮入中國與諸夏通婚媾因以國名爲姓世本陸終取鬼方氏之妹謂之女嬪大戴禮帝繫篇及水經注洧水條所引作女隤漢書古今人表作女潰而史記楚世家索隱與路史後紀所引皆作女嬪鬼貴同聲故餽字亦通作饋則女嬪女隤疑亦女媿女隤之變鬼方之爲媿姓猶獫狁之爲允姓也雖世本所紀上古之事未可輕信又上古之女亦不盡以姓爲稱然後世附會之說亦必有所依據而嬪隤二字其音與媿隤絕近其形亦與媿隤二字變化相同或殷周間之鬼方已以媿爲姓作世本者因傳之上古歟此鬼方姓氏及其遺裔之略可考者也

混夷之名亦見於周初之書大雅緜之詩曰混夷駉矣說文解字馬部引作昆夷口部引作犬夷而孟子及毛詩采薇序作昆史記匈奴傳作緄尙書大傳則作吠夷顏師古漢書匈奴傳注云吠音工犬反昆混緄並工本反四字聲皆相近

禮記表亦作卷是工本工犬二音相通之證

余謂皆畏與鬼之陽聲又變而爲葷粥

史記五帝本紀及三王世家

爲薰育史記周本紀

熏葷

子孟

又變而爲獫狁亦皆畏鬼二音之遺畏之爲鬼混

胡本反或胡渾反

之爲昆爲緄爲吠爲犬古喉牙同音也畏之爲混鬼之爲昆爲

緄爲畎爲犬古陰陽對轉也混昆與葷薰非獨同部亦同母之

古音喉牙不分

獫狁則葷薰之引而長者也故鬼方昆夷葷育獫狁自

係一語之變亦卽一族之稱自音韻學上證之有餘矣

然徵之舊說則頗不同鬼方混夷古人無混而一之者至混夷與獫狁獫狁則又畫然分而爲二孟子言太王事獫狁文王事昆夷詩序言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獫狁之難逸周書序亦謂文王立西距昆夷北備獫狁然孟子以獫狁昆夷並舉乃由行文避複之故據縣詩本文則太王所事正是混夷此詩自一章至七章皆言太王遷都築室之事八章云柞械拔矣行道兌矣混夷駢矣維其喙矣亦當言太王定都之後伐木開道

混夷畏其強而驚走也

經於第九章虞芮曾厥成以下始言文王鄭箋以第八章繫之文王殊無所據

太王所喙者既爲

混夷則前此所事者亦當爲混夷孟子易以獫狁者以下文云文王事昆夷故以異名同實之獫狁代之臨文之道不得不爾也此古書之不可泥者一也詩序所言亦由誤解經語案出車詩云赫赫南仲獫狁于襄又云赫赫南仲薄伐西戎旣云獫狁復云西戎鄭君注尙書大傳據之遂云南仲一行並平二寇序

詩者之意殆亦以昆夷當經之西戎與鄭君同不知西戎卽獫狁互言之以諧韻與孟子之昆夷獫狁錯舉之以成文無異也不獫敦以獫狁與戎錯舉正與出車詩同此古書之不可泥者二也然則舊說以昆夷與獫狁獫狁爲二蓋無所據昆夷之地自太王之遷自北而南觀之則必從豳北入寇又史記謂自隴以西有緄諸緄戎翟獯之戎楊惲亦謂安定山谷之間昆戎舊壤則其地又環岐周之西與上所考鬼方疆域若合符節而自殷之武丁訖於周之成王鬼方國大民衆常爲西北患不容太王文王之時絕不爲寇而別有他族介居其閒後世獫狁所據之地亦與昆夷略同故自史事及地理觀之混夷之爲畏夷之異名又爲獫狁之祖先蓋無可疑不獨有音韻上之證據也獫狁獫狁皆宗周以前之稱而當時書器均不見獫狁二字其見於傳記者以孟子爲最古史記五帝本紀稱黃帝北逐葷粥匈奴傳亦云唐虞以上有山戎獫狁葷粥居於北蠻晉灼曰堯時曰葷粥皆後世追紀之辭不足爲據猶伊尹四方令周書王會解並有匈奴非事實也然以理勢度之尙當爲獫狁以前之

稱葷薰之音同於混昆而獫狁字其聲雖同其韻已變合獫狁二

字乃得薰音其名或當在獫鬻之後也詩獫狁之獫釋文云本

或作獫音險史記以降亦多作獫狁古金文如兮甲盤虢季子

白盤作獫狁不獫敦作獫允又作獫允獫即獫之異文說文厂

部獫𡵓也一曰地名从厂敢聲案獫𡵓二字連文獫𡵓即穀梁

傳之巖𡵓僖三十八年公羊傳作窾巖則顛倒其文孫愐唐韻𡵓魚音

反以爲獫即𡵓字然則獫字之用爲獫𡵓之獫者一變而作獫

再變而作險古險險同字尙書序及墨子尙賢篇之傳險史記作傳險左氏傳制險邑也孟子不立乎險牆之下險即險字廣韻險也其用爲獫允之獫

者一變作獫再變作獫自其最後之字獫自當讀𡵓不當讀魚

音反陸音是也此字之音與畏混葷獫異部其變化唯可於雙

聲求之殆先有獫音而後有獫狁之二合音也然則舊說之先

獫鬻而後獫狁或非無據矣

獫鬻地理一無可考唯獫狁出入之地則見於書器者較多其

見於詩者曰焦穫曰涇陽曰鎬曰方曰朔方曰太原此六者昔

儒考證至多未有定說也更求之於金文中則見於不獫敦者

曰西兪曰畧曰高陵見於兮甲盤者曰畧虞見於虢季子白盤

者曰洛之陽此十一地中方與朔方畧與洛當爲一地故得九地九地之中唯涇陽與洛陽

此雍州浸之洛非豫州之伊維

以水得名今尙可實指其

地而涇水自西北而東南洛水自北而南經流各千里但曰涇

陽曰洛之陽語意亦頗廣莫也欲定其地非綜此九地考之不

可案獫狁之寇周也及涇水之北而周之伐獫狁也在洛水之

陽則獫狁出入當在涇洛之間而涇洛二水其上游懸隔千里

至其下流入渭之處乃始相近則涇陽洛陽皆當在二水下游

涇陽旣在涇水下游則焦穫亦當在涇水下游之北

陳氏啓源毛詩稽古編詩敷獫狁之惡故

先言焦穫見其縱兵深入迫處內地繼又追本其始自遠而來故言鎬與方紀其外侵所經也

言涇陽紀其內侵所逼也正義亦云鎬方雖在焦穫之下不必先焦穫乃侵鎬方其說均是也

爲在池陽瓠中者是也不獫敦之高陵亦當卽漢志左馮翊之

高陵縣其地西接池陽亦在涇水之委然先儒多以漢時涇陽

縣屬安定郡在涇水發源之處疑詩之涇陽亦當在彼不知秦

時亦有涇陽在涇水下游案史記秦始皇本紀云肅靈公居涇

陽考秦自德公以降都雍靈公始居涇陽靈公子獻公之世又

漢之萬年縣

西界高

陵徙櫟陽則涇陽一地當在雍與櫟陽之間而櫟陽自當在涇水下

陵距涇水入渭之處不遠則靈公所居之涇陽自當在涇水下

游決非漢安定郡之涇陽也又穰侯列傳云秦昭王同母弟曰高陵君涇陽君蓋一封高陵一封涇陽二君受封之年史所不紀然當在昭王卽位宣太后執政之初時義渠未滅漢安定郡之涇陽縣介在邊裔太后決不封其愛子於此且與高陵君同封亦當同壤後昭襄王十六年封公子市

卽涇陽君史記秦本紀索隱云涇陽君名市穰侯列傳索隱乃云名顯誤也

宛公子悝

卽高陵君

鄧爲諸侯宛鄧二地相接則前所食涇陽高陵二

地亦當相接然則秦之涇陽當爲今日之涇陽縣

漢之池陽縣

而非漢

之涇陽以秦之涇陽之非漢之涇陽益知周之涇陽之非漢之涇陽矣此三地者皆在涇北自此而東北則至洛水虢季子白盤云搏伐厥允于洛之陽兮甲盤

世稱今田盤

云王初各伐厥允于畤

虞畤虞亦在洛水東北畤字雖不可識然必爲从囟音聲虞則

古文魚字周禮天官獻人釋文本或作魴魴魴同字知虞魚亦

一字矣古魚吾同音故往往假虞獻爲吾齊子仲姜罇云保虞

兄弟保虞子姓卽保吾兄弟保吾子姓也沈兒鐘云獻以宴以

喜卽吾以宴以喜也敦煌本隸古定商書魚家庭孫于荒日本

古寫本周書魚有民有命皆假魚爲吾史記河渠書功無已時

兮吾山平吾山亦卽魚山也古魚吾同音衙从吾聲亦讀如吾
畬慮與春秋之彭衙爲對音畬彭聲相近慮衙則同母兼同部
字也史記秦本紀武公元年伐彭戲氏正義曰戎號也蓋同州
彭衙故城是也戲蓋慮之譌字矣彭衙一地於漢爲左馮翊衙
縣正在洛水東北方鎬太原亦當於此閒求之然則宣王之用
兵於獫狁也其初在涇水之北六月第三章是也其繼也在洛
水之陽六月四章及兮甲盤虢季子白盤是也而洛水東北以
往卽是西河太原一地當在河東禹貢旣載壺口治梁及岐旣
修太原至于岳陽鄭注孔傳均以太原爲漢太原郡然禹治冀
州水實自西而東疑壺口梁岐而往至霍太山其地皆謂之太
原左昭元年傳宣汾洮障大澤以處太原則太原之地奄有汾
洮二水其地當卽漢之河東郡非漢太原郡矣疑太原之名古
代蓋兼漢太原西河河東三郡地而秦人置郡晉陽諸縣遂專
其名以古書所紀太原地望證之亦無不合後漢書西羌傳穆
王西伐犬戎取其五王王遂遷戎于太原此事當出真本竹書

紀年

案范書西羌傳序大都取材于國語史記紀年三書此節白鹿白狼事本國語史記則取五王及遷戎太原事當出紀年章懷太子注雖不引紀年爲證然郭璞穆天子傳注引紀年取其五王以東則遷戎太原事必本紀年無疑

穆王所遷者蓋卽五王之衆郭璞引紀年云取其五王以東則所遷之地亦當在東穆天子傳天子至于雷首犬戎胡觴天子于雷水之阿此亦犬戎旣遷後事案雷首山在河東蒲坂縣今蒲州紀年與穆傳所紀若果不謬則太原在河東可知後人或東傳之於晉陽西傳之於平涼皆與史事及地理不合者也凡此八地均在宗周東北唯西兪一地則在宗周之西不娶敦云白氏曰不娶馭方厥允廣伐西兪王命余羞追于西余來歸獻禽今余命女御追于畧女以我車宕伐厥允于高陵蓋此時玁狁從東西兩道入寇故旣追于西歸而復東追於洛時西寇雖去而東方之寇已深入故未及至洛而與之戰於涇北之高陵也是西兪之地實在周西與爾雅之北陵西隃趙策趙世家之豎分先兪皆不相涉周西之地以兪隃隃名者頗多皆一字一音之偶合訖不能指爲何地然由羞追于西一語可知玁狁自宗周之東北而包其西與鬼方昆夷之地全相符合也

玁狁之號始於何時訖於何代其侵暴中國以何時爲甚亦有可討論者詩詠伐玁狁事有采薇出車六月三篇六月之爲宣

王時詩世無異論唯采薇出車二詩毛傳及詩序皆以爲文王時詩然其詩云王事靡盬又云王命南仲又云天子命我城彼朔方皆不似諸侯之詩序以爲文王以天子之命命將遣戎役故其辭如此然三家詩說殊不盡然漢書匈奴傳謂懿王時戎狄交侵詩人始作疾而歌之曰靡室靡家玁狁之故又曰豈不日戒玁狁孔棘則班固以采薇爲懿王時詩也出車詠南仲伐玁狁之事南仲亦見大雅常武篇其詩曰王命卿士南仲太祖太師皇父傳謂王命卿士南仲於太祖皇父爲太師白虎通釋爵人於朝封諸侯於廟引詩曰王命卿士南仲太祖白虎通多用魯詩是魯說亦與毛同箋則以南仲爲皇父之太祖係文王時人然漢書古今人表繫南仲於宣王時在方叔召虎之下仲山甫之上而文王時別無南仲後漢書龐參傳載馬融上書曰昔周宣玁狁侵鎬及方孝文匈奴亦略上郡而宣王立中興之功文帝建太宗之號非唯兩主有明叡之姿抑亦扞城有虓虎之助是以南仲赫赫列在周詩亞夫赳赳載於漢策是班固馬融皆以南仲爲宣王時人融且以出車之南仲爲卽常武之南